

庆 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周年



徐 雁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联合编辑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徐 雁 选 集

吉 林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四 川 省 图 书 馆 学 会 合 编
成 都 东 方 图 书 馆 学 研 究 所

一 九 八 八 年

徐 雁论文选

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

主 编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

成都东方图书馆学研究所出版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发行组发行

(成都市总府街六号)

成都市自力印刷厂印刷

1988年

字数 100千字 印数1—1000册

四川省新闻出版局准印证88048

3.00元

简 历



徐雁，男，1963年9月生于江苏吴县。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获北京大学文学士学位。现任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做编审教材工作。北京大学学海社首任社长。北京大学学海联谊会（青年校友会）创始人之一。主要从事中国历代藏书研究，曾用笔名秋禾、余鸿、文言、徐禾雁等撰写论文二十多篇。常与学友谭华军合作研究，整理有《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合译有《清代图书馆发展史》，并共同承担有《中国文献学辞典》三百余个词条编撰任务。此外，还从事文化地理研究，著有《吴于江南人文圈的历史考察》，并写作书话、随笔和书评等，文章见于《北京大学校刊》、《中国图书评论》、《光明日报》等报刊。

目 录

目录	(i)
简历	(ii)
我国古代藏书保护技术述略	(1)
我国图书馆古籍保护	(9)
我国古代藏书学导引	(25)
封建时代私家藏书历史价值的评价标准	(35)
古今中外的缴送本制度	(42)
胡应麟的《经籍会通》	(46)
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	(52)
《续补藏书纪事诗四种》整理记	(63)
《清代图书馆发展史》译者序(与谭华军同撰)	(71)
苏精的《近代藏书三十家》	(76)
叶德辉的《书林清话》	(81)
《书林余话》的史料价值(与谭华军同撰)	(91)

书 城 续 记

从“好书不出户庭”说开去	(95)
翰墨又香琉璃厂	(101)
坊贾与湖贾	(107)
铜臭书香之间	(113)

书 山 零 岩

海棠著花未	(119)
荐“新潮文库”本《书与你》	(122)
“龙虫并雕斋”书话	(124)
读三联版书话丛书	(127)
评台版《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130)
后记	(134)

我国古代藏书保护技术述略

我国有着漫长的藏书历史，与此相适应，我国古代的藏书保护技术也较为发达。

所谓藏书保护技术，是指我国古代国家文化机构和私人藏书楼（室）对收藏的典籍所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由于我国典籍的大量产生和公私藏书的兴盛是在纸本图书产生之后，即约公元一世纪前后，这样，作为古代典藏保护技术史的论述范围当然也只能以整个封建社会时期我国藏书保护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为限。但是，由于我国的文献保护措施几乎同我国的文字记载同时产生，因此，我们在论述典藏保护的历史发展时，不能不追溯到纸张发明以前对每一种文字载体的保护作用。

藏书的威胁不外乎人为的和自然的两个方面。前者如战乱、盗卖、偷窃和污损等，这不是藏书保护技术所能解决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列，后者则是指各种自然因素，如水、火、虫、害等给图书带来的损毁，这正是藏书保护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即是本文论述的主题。具体到一本图书，因为图书是具有一定物质形态的文化产品，因此，其保护的技术构成也就分成了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内因是由图书自身物质载体的寿命长用以记录的物质材料的质量好坏程度决定的，具体地说，也就是对图纸和墨的质量如何，是否能够使图书长期保藏，外因则是指短和书所采取的一系列技术防护措施，是否足以使图书保护完好。

在我国封建时代，纸和墨是图书的主要材料，由于我国传统使用的纸，都具有纤维结构柔软、不易破坏等优点，所以寿命相当长，可以有五百年以上的保藏历史，再加上使用的是不易褪色

的中国墨和矿物颜料如石绿、石青、朱砂等，它们的结合决定了我国的古籍是可以长期保存后世而不影响阅读的。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上曾经说过：“斯文千古之坠也，注玄尚白，其功熟与京哉！”（《丹青》）意思是说，大凡文章能经历百年千年而依旧存在，关键在于把文字借助于笔墨记载在纸上，因此，纸墨在传播文化知识上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写本书和印本书都概莫能外。

只不过印刷术发明和推广应用后，促使图书大量增加、文化日益普及，这样公私藏书日趋兴盛，藏书保护技术也就随之得到了藏书家们的普遍关注。他们除了继承传统使用的藏书保护技术方法外，还不断地摸索着新的保护技术。于是，藏书保护技术便不断地发展，日臻发达，其方法和原理也开始得到了总结，出理了一些专文和专著的论述。

纵观我国古代典藏保护技术的发展历史，我认为，它基本上沿着如下四个方面的线索发展进步着：

- | | |
|-------------|-------------|
| (1) 染纸避蠹技术； | (2) 装帧保护技术； |
| (3) 药物防害技术； | (4) 建筑保护技术。 |

下面拟对此逐一予以简要的论述。

一 染纸避蠹技术的历史发展

染纸避蠹，是将具有驱虫效益的植物制剂染在纸上，或直接用以抄书、印书，或作为附页装订入册，以防止蛀虫的侵蚀。作为典籍载体自身保护的有效措施之一，它在我国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

在纸张发明以前，我国的图籍基本上经历了甲骨、青铜、石刻、简帛等形式。其中青铜和石刻尤有重要意义。由于青铜和石刻不易为水火毁坏、可以长期保存后世的特性，因此，它们最适

宜于用作传诸后世的文献载体。一直到后代，人们还是有意以金石为载体，只不过形制上作了变革，如公元前 386 年的石简《侯马盟书》，隋唐时所建北京房山藏经洞的石经，明清时期的碑传铭刻和册封重臣、皇后用的金册等，都是明显的例证。

在简书时代，保护史上的一个重要成就是人们发明了“杀青避蠹”的方法。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出现新的图书载体的前提下寻求图籍自身保护的成果。由于简书以竹木，尤以竹为主，它们极容易“腐蠹绝灭”（《墨子》）于是人们便在实践中发明了“杀青”这种方法。据汉刘向《别录》上的记载，“…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书者，皆于火上炙乾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这种杀青防蠹技术，说明了当时人们已开始有意识地摸索保护图书的技术方法，并且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它也昭示后人，图书的保藏首先必须依赖于载体自身的有效保护，可以说，正是“杀青”技术直接启发了汉代的人们在发明纸以后不久，就创制了写书用的避蠹纸——“潢纸”。

“潢纸”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避蠹纸，这是一种用黄蘗汁加工的纸张，黄蘗汁渗入纸中可以使纸长年防蛀。二世纪末，东汉刘熙《释名》一书中对此已有论载，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它更是被广泛地用作写书纸。在唐代，传统的染纸便成为造纸过程中的一道工序。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敦煌佛经，大部分是用纸抄写的，从中可以看到，潢纸避蠹的实际效果还是相当好的。潢纸而后是“碧纸”。碧纸染汁内的主要药用成份是蓝紫色的结晶物“靛蓝”。十世纪中叶的《法华经》即是碧纸抄本，目前还保护完好。宋代运用较多的避蠹纸还有一种“椒纸”，它常用作印书纸，据称同蝴蝶式的装订方法相结合，“永无蠹蚀之患”（《书林清话·卷六》）。今存的南宋刻本《名公增修标注南史详节》即是用椒纸印的，一直未见有虫蠹的迹象。在明清时期，在广东南

海（今佛山）地区，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避蠹纸“万年红”纸。它一般装订在线装书的扉页和底页的位置上。据调查，凡装有万年红纸的线装古籍几乎无一遭受虫蛀，可见到了清代，还一直使用着染纸避蠹这种较好的保护书籍的方法。

二 装帧保护技术的历史发展

在简书时代，有“赘简”的保护方法，而且书成以后，还常常卷成一卷，保藏在“帙”、“篋”和“帙”中。这即是后代纸本书装帧保护技术的先声。我认为，装帧保护是同图书的物质形态紧密相连的，无论是“赘简”还是“护封”，是“篋帙”还是“函盒”，均是因材施教，同当时的书籍制度相对应的。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说过：“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可以说我国的古籍装帧保护技术基本上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发展下来的。

前已述及，简书有“赘简”作保护，而到卷轴制度时则有“缥”作为一种保护的措施，其实，“帙”正是从简书时代的“赘简”到册叶时代的“护封”的过渡形式。卷轴之后的梵夹装、旋风装，其封面都是比正文部分牢硬的纸版，这也是为了保护书籍的。雕版印刷，使书籍进入了册叶制度。

册叶时代最先出现的是蝴蝶装。这种装订技术因将有字的一面面向外，四周空白在外，因而保护了版心，再加当时所用多为极纸，因此书籍保护较好。《明史·艺文志》所载：“先是，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撮，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指的就是这种蝴蝶装。南宋后期，出现了包背装，然后才是线装。明清线装书，有的以“万年红”纸保护书籍，效果甚好。只不过到了线装书时代，人们对图书载体自身的保护措施已很不重视，而代之以对书籍采用附加保护的方法，这样就产生了函

套、书盒、书夹板等。

典籍的附加保护，在我国也有着很长的历史。据叶德辉《书林清话》上说，汉代卷子“裹之以袱，其名曰帙”，即是书衣的一种。两晋写本则“盛以缥囊”（《隋书·经籍志》），而敦煌石室所藏的卷子“外皆以细织竹帘包之”（参见《书林清话》）即是所谓的“帙”。在这阶段，书套的作用主要还在于防止散乱和磨损，其保护图籍的作用显得还不十分突出。而对于线装书，其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软装的书（包背和线装书）袒露在外，很容易遭受虫蛀、鼠咬和蚁蚀，于是他们便发明了函盒和书箱来存放书籍加以保护。先说函套，它有纸板和木牍两种。纸板的函套是以硬纸板做里，糊之以布或绢。木牍即是木制的书盒，它适用于南北方，尤以南方为宜。函套而外，用来护书的尚有木夹板、木书柜（箱）等。对于它们的用木，一些藏书家多有记载，如清代孙庆增的《藏书纪要》，叶德辉的《藏书十约》等。他们所记的选用木料的原则，都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因此，借鉴得当，十分有效。如清代皇宮文淵閣藏书就因为都“函以木牍”，过了好几百年“尚无风伤虫蛀之患”。（见近人施廷镛《故宮藏书记》）

同装帧相关的还有装订书籍的用糊问题。由于浆糊含有大量的淀粉，所以极易引起虫蚁鼠害和霉害。纸板函套之受到南方藏书家的极力反对，原因也正在此，为此，古人发明了防蠹浆糊。所谓防蠹浆糊，是指在面粉中加入植物或矿物性天然药物，如椒液、藜芦、藿香和楮树汁等，使之具有防蠹效用。防蠹浆糊同下文将要论述的药物防害技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我认为，有关防蠹浆糊的记载自元代以后渐多，如元代《秘书监志》的制糊清单等，这主要是同书籍装帧形式的变化相关，避免用糊之害，也正是线装书最后取代包背装的原因之一。

三 药物防害技术的历史发展

在我国古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中，我国的药物学是举世瞩目的。植物性、矿物性和动物性的药物均有广泛的发现和广泛的运用。从传统典藏保护技术的角度来看，被用作藏书防害的药物基本上也是这三大类。前面所述的染纸避蠹即是运用植物性药物防蛀的成功一例。在这一节，我们所要论述的是附设在书本、书柜和书库里的防害药物。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会利用我国的草药资源，因此在这里首先要述及的便是药草避蠹。

药草避蠹，即是采集具有驱虫避蠹功用的植物叶片夹置在书页中。汉代藏书处被称为兰台，即是由于当时普遍运用兰草防蠹而得名的。兰草之后，在写本书时代运用和流传最久的避蠹药草是芸香草。因芸香草被普遍用作藏书避蠹，因此它几成藏书处的代名词，据洪刍《香谱》卷上引“典略”说：“芸香辟纸鱼蠹，故藏书台亦称芸台”。我认为它同汉代藏书台之称为“兰台”的道理是一样的，它们同以用作防蠹的药草得名。唐代诗人杜甫在其诗中有，“晚就芸香阁”句，所指即是唐五朝的藏书阁。北宋科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也有“古人藏书避蠹用芸”等记载，那么宋代秘阁藏书，芸香草还是被用作藏书避蠹的。元明时代，被用以护书的避蠹药草种类增多，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即以芸香科药草（即灵香草）作为其阁传秘方之一。此外，有不少藏书家是用烟草、荷叶、芥菜和香蒿等具有驱虫效益的植物叶片来防蠹的。

其它药物防害，历代都有，比如夹置动物分泌物——麝香防虫即是其一。药物防害的对象主要是书虫、白蚁和老鼠。我国古代的藏书家们在长期的藏书实践中是积累了十分丰富的防害经验

的。这在清初江苏常熟藏书家孙庆增的《藏书纪要》和清末湖南长沙藏书家叶德辉的《藏书十约》中均有详细的记载。

从《藏书纪要》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它们都是民间土法，且多直接取自天然的药物；而《藏书十约》所载防害药物则正好反映了从民间土法向化学药品的过渡。简言之，孙氏和叶氏所记的藏书防害药物，恰好代表了第一代图书保护药物期的特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今天的图书保护已进入第三代药物期了。

四 建筑保护技术的历史发展

建筑保护是我国古代藏书保护技术中重要的一环。通过藏书建筑而使典藏图书不受火厄、水灾和虫害，这历来受到藏书家们的重视。我认为，殷商时代存放甲骨卜辞的窖穴，即是我国建筑保护技术之源。地窖使甲骨卜辞避免了兵火的危害和暴日的侵蚀，并且集中封存防止了散失，因此可以久藏以留后世。完全可以说，窖藏卜辞，实开我国文献典籍保护的先声。

我国早期在书籍流传较少的时期，藏书往往是凭借天然的石仓石洞，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藏之名山”。因为这样可以远离人间烟火而使典籍久藏。但当纸张发明、书籍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建造防护建筑以避水火之厄便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可考的是，汉代伊始，我国便十分重视藏书建筑的构造，孙庆增在《藏书纪要》中说道：“古有石仓藏书最好，可无火患，而且坚久，今亦鲜能为之，唯造书楼藏书。”（《收藏》）我国藏书楼的营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古代“秘籍藏于山林”和石仓石室藏书的影响的，下面依次述之。

汉代藏书机构常以兰台、石室并称，石室是指人工建造的石结构的藏书室，汉代皇家的重要文献多藏于此。1900年甘肃敦煌

石室的发现，为我们展示了十一世纪前后石室藏书的一些情况。那是一个被封存了900多年的石室，由于它一直没有开启，里面的温、湿度相当稳定，光线和空气对纸张的破坏作用小，再加上古纸本身的耐老化性和固定不动所避免的磨损，因此保护完好。

私人藏书楼中，在明代专门构筑的，数浙江鄞县范氏天一阁影响最大。据载天一阁，建筑“纯用砖甃，不用木植，故不畏火烛”且“阁前略有池石”（见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以避火种。这是天一阁藏书得以久藏的建筑保证。由于天一阁藏书久远，因此其建筑极受后世注目，许多私人藏书楼多有仿造，甚至连清王朝为藏《四库全书》所建的七阁藏室也予仿造。除天一阁藏书楼外，还有一种藏书楼建筑样式是徽州库楼式，因其建筑特点“四围石砌风墙”（《藏书纪要》），可以在人烟密集处起到隔离火种的作用，因此各地多有仿造者。

我国藏书楼除防水火是重要的一着之外，防蛀霉也是藏书建筑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古书即不可在烈日下曝晒，又不可置于卑湿之地，因而“藏书之所，宜高楼，宜宽敞之净室”。我国的藏书楼多建成楼阁形式，与此大有关系。

在建筑防护技术中尤应一提的是历代皇家文献档案的典藏建筑。在汉代，皇家图书的典藏之处是著名的“金匱石室”。所谓“金匱石室”，这是一个纯出于人工的建筑防护技术的杰作，因而深受后代皇朝的重视。明清帝王的档案库皇史宬（1534年建）即是“金匱石室”式的典型建筑。它是明清两代帝王的“实录”“宝训”的典藏处，也保藏了一些国家主要的文史典籍，如《永乐大典》副本就曾藏于此。其保护效果，据袁同礼先生的考察，知其“历年虽久，而毫无潮湿虫蛀之患。”（《见清代私家藏书概略》）由此可见我国古代藏书建筑水平所达到的高度。

以上概略地叙述了我国古代藏书保护技术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我国藏书保护技术的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图书保藏工作是有

重要现实意义的。首先，可以古为今用，为我们图书馆特藏书库和善本书库的藏书保护工作提供直接的借鉴。我国图书馆的藏书有着特有的继承性，因此，图书馆的藏书保护工作也应有其特有的继承性，许多行之有效的藏书保护方法应该继承下来。其次，研究我国古代藏书保护技术还可以使我们知古而创新，促进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对藏书保护技术的研究。我国许多图书馆都集中藏有大量的古籍，但是长期以来，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科学保护，更何况随着时代的推移，近代出版图书的保护工作也提到日程上来了，因此，研究科学的典藏保护，已成为一个相当紧迫的任务。仅以图书防蠹为例，就是一个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情况十分严重的现实问题。象四川大学图书馆报道的情况（见：《四川图书馆》82年2期）就是。早在三十年代，著名的图书馆专家赵万里先生就针对天一阁藏书严重蛀蚀的现象提出：“科学防阁的工作，实在是今后保存阁书最要一着。”（《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现在距赵先生的呼吁又是半个多世纪了，对于这一藏书保护史上长期存在的问题，也该集中人力和物力予以解决了。外，从事我国古代藏书保护技术的整理和研究，还可以丰富中国此科学技术史、中国书史等方面的研究内容。

原载吉林省图书馆《图书馆学研究》1984年第1期。

我国图书馆古籍保护

一 问题的提出

我国古籍亟需保护，我国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一九八三年七月，以张舜徽，朱士嘉等老一辈学者为首的武

汉地区知识界，通过《人民日报》向社会发出了紧急呼吁^①。在此前后，国内一些大图书馆古籍部的工作人员也通过各种方式提交了我国古籍保护问题严重的告急报告。

保护遗存的中国古代典籍，已经成为我国的社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的典籍劫难史。所有遗存的古籍都已经作为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受到国家的保护和人民的珍视。据统计，我国遗存下来的古籍当不少于80,000种^②。这些古籍，如今分别度藏在我国各地区各级图书馆中。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一般说来，图书馆对宋、元、明等“善本古籍”制定了较好的保护规则和措施，三十多年来，它们保护完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对建国以来一直忽视的一般古籍的保护，也已提到了日程上来，而且其情势极其紧迫。

我国的古籍，除列入国家级“善本”的约59,000部左右以外，其余的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一般古籍”，即具有一定资料价值和文物价值的线装书。长期以来，这些古籍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科学保护，然而图书馆保存一切文化遗产的职能，却在有效保护入藏图书这一工作上得到具体体现。但是，我国图书保护技术的普遍落后，却决定了我国图书馆对一般古籍的保护几乎是零。

根据入藏古籍六万卷以上的一些图书馆的调查，我们知道：我国图书馆古籍部的技术保护设备极其落后，保护手段仍主要停留在沿袭传统的典藏保护技术这一水平上，对图书保护、尤其是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近于空白。再者，除一些图书馆对古籍保护工作较为重视，专拨部分经费于古籍修补外，一般图书馆均无专款用于该项工作。因此，国内图书馆的古籍保护现状十分糟糕。且看下表。

调查馆名	古籍入藏量	书库设置	保护现状调查
首都图书馆	300,000卷	善本书库 线装书库	善本库是一幢新建小楼，夏天室温大大超过规定标准。线装库在平房，其墙壁泛潮剥落严重，雨天尤甚。均无恒温恒湿及除尘设施，书纸脆化严重。也无特别防鼠防霉措施。曾用666粉灭虫。
民族宫图书馆	(未详)	古籍书库	书库建筑通风条件较好，但无任何现代化防护措施。《大藏经》等古籍采用传统柜设芸草避虫法，效果良好。
北京师院图书馆	170,000卷	善本室 线装旧平装库	库内开始准备设立通风装置，入藏古籍一半以上未配加函套，尘积严重。无任何传统防护方法及现代化防护设备。
贵州省图书馆	140,000卷	新辟：善本室 未设：古籍库	善本室新配了樟木书箱及函套板。一般古籍存放在图书大楼顶层，通风及防热防湿极差，曾引起大面积虫霉。
四川大学图书馆	300,000卷	古籍书库	库内50%古籍被虫霉过，《古今图书集成》等珍贵古籍以至无法翻阅，损失极大。已采用传统保护方法及“C ⁰⁸⁰ 辐照杀虫”技术，基本遏制了虫害。
四川师院图书馆	90,000卷	(未详)	曾因堆放过高、过密引起严重虫蛀，采用传统翻抖及药物均告失败，后采用逐一翻装“红丹纸”（借鉴万年红纸法）的方法，收效较著。

这是一个十分怵目惊心的情况调查！如果我们再不及时采取措施、迅速解决古籍保藏的有关技术问题，那么，我们先辈留下

的文化财富，没有毁于战争、没有毁于兵火、没有毁于禁毁，却要为我们落后的藏书保护技术所毁坏！因此，迅速组织和开展我国图书馆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通过以上六馆的反映和我们另外所做的一些调查，我们了解到，今天我国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书库拥挤造成管理不善，极易导致书灾；库内设备落后，一旦发生水火灾，无科学措施迅速予以控制，经费不足，古籍装箱配函和修补工作无法进行。这些问题，更在气候潮湿、地利欠佳的南方地区图书馆中反映更为突出。而国内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所能采取的对策，几乎都局限在对我国传统保护方法的沿用上，既无能力又无条件从事该方面的技术研究。

本文旨在针对国内古籍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概略介绍我国传统的古籍保护方法和国内外运用现代化手段保护古籍的进展，以供从事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者借鉴，并试图通过拙文呼吁有关部门迅速重视图书馆古籍的保护。

下面即开始本文的叙述。

二、对古籍保护传统技术的继承

我国的传统保护技术，是由我国古代国家藏书机构和私人藏书家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主要用以对付水火虫害等自然因素给古籍带来的损毁。概括起来说，我国传统保护技术主要指以下几个方面：（1）染纸避蠹技术；（2）装帧保护技术；（3）药物防害技术；（4）建筑防护技术；（5）古籍修补技术。由于我国图书馆对中国古籍的特有继承，以及当前国内图书保护技术的现代研究还很薄弱，因此，这种传统技术在今天各图书馆的古籍保护工作中仍广泛地沿用着。

染纸避蠹，是将具有驱虫效益的植物制剂染在纸上，或直接